

盛世繁花

学生自远方来

刘孝存 ◎ 著

○○○

火车，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奔驰。凭窗而望，大千世界一闪而过，又一闪扑来。褐色的是土地，碧绿的是庄稼。还有树丛中的村庄，像画一样的小路，一辆马车和向后退去的电线杆子。入夜，视野内变幻着亮的光点。一忽儿漆黑一片，一忽儿星光闪闪，一忽儿墨黑中倏地举起千万支火把，闪烁着、跳跃着……
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I267
LXC2

学生自远方来

刘孝存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生自远方来/刘孝存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ISBN 7-5075-1903-1

I. 学... II. 刘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49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 2 印张 109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学生自远方来	(1)
朋 友	(10)
夏 天	(20)
荒岛一夜	(27)
呼 唤	(37)
礼	(51)
茶棚趣话	(61)
树根雕	(73)
众神就位	(91)
五彩燕	(108)
等待就医	(121)
醉八仙	(128)
装卸队的小屋	(141)



爷 孙

——车队纪事 (156)

美的变奏曲 (172)

教授的名曲 (185)

家庭秘闻 (194)

四合院风情 (201)



学生自远方来



火车,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奔驰。凭窗而望,大千世界一闪而过,又一闪扑来。褐色的是土地,碧绿的是庄稼;还有树丛中的村庄,象画一样的小路,一辆马车和向后退去的电线杆子。入夜,视野内变幻着亮的光点。一忽儿漆黑一片,一忽儿星光闪闪,一忽儿墨黑中倏地举起千万支火把,闪烁着、跳跃着——那里是繁华的、伟大的城市。

不知为什么,在这样的时刻,我总觉得四周是那么安静——尽管车厢内既有侃侃低语,也有大声喧哗。伴随着有节奏的车轮声,我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:当前的、过去的、未来的。这次,我不远千里而来,不是为了旅游。放暑假以后,同事们纷纷外出旅行——有去北戴河的,有去青岛的,有去苏杭的;我选择的却是内地的一座小城镇。这是我的故多——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



的地方。在这儿，有美好、纯真的记忆，有“青梅竹马”的伙伴，有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。我绝没有想到，二十多年以后，我也会当上教师！正因为如此，我强烈地想看一看曾抚育我走上社会的摇篮——母校，想看一看扶我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师长——我的小学老师。二十多年前，我随父母离开这里；如今，我将突然出现在老同学的面前，体验一下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意境。那将会有许许多多戏剧性的场面：惊讶、感叹、兴奋，然后是聚会、倾谈，各自叙述一番经历、遭遇，相互打探其他还能依稀记得起来的同学的下落，还有孩子们的审视——用陌生而又好奇的目光。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想象着如同他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又会感叹不止。然后，前呼后拥地去看望我们的杨老师……

杨老师当年多大年纪，我不知道，现在多大年纪，自然无法推算。只记得，她留着齐耳短发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身上永远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。

火车，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。站台上，有个不大的孩子在叫卖冰棍。我忽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——上小学时，某一天，我突然觉得卖冰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。走街串巷，一边卖一边吃，多有意思！于是，我把



这心思统统写进作文里了。没想到,杨老师竟在课堂上把它读给大家听。读着,读着,同学们哄堂大笑。我面红耳赤,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杨老师却没笑,严肃地讲评着我的作文。她说,这篇作文的好处在于朴实,具有真情实感。同时又说,卖冰棍并不可笑——总要有人经商的,卖布、卖油盐酱醋,包括卖冰棍;但是,新中国的青少年,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。要好好学文化,长大以后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同学们都不笑了,我呢,先是惭愧,而后陡然增添了许多许多的幻想——当飞行员、工程师,当演员、医生、拖拉机手……。

老师是学生的楷模。在孩子们的心灵里,老师就是“上帝”。她是完美的化身,是智慧的源泉,是一切举止行为的准则和榜样。那时候,我最喜欢的衣服就是洗得发白的蓝制服。听爸爸、妈妈讲,我连说话、走路的表情和姿态都有点像杨老师。

也许就是小时候埋下的种子吧,长大以后,我选择了师范学校。毕业以后,我也成为教师中的一员。从当教师的第一天起,我就暗暗地学起杨老师——穿上洗得发白的蓝制服。我爱我的职业,忘不了我的小学老师。即使在那乱云飞渡的年月里,我也不曾改变这一信念。



车轮的声音,既单调又富有节奏;车厢内,既喧闹又宁静。坐在窗前,你可以什么都不想,又免不了思绪万端。是啊,一切都是往事了,连那场噩梦也已过去,令人不愿再去想它。我想的是现在,是我自己。也许是从那堂作文课开始,对商业,我一直是鄙视的。在我的眼里,作买卖的,俗不可耐;经商的,一律是奸商。当然啦,国营商店的另当别论,但是……那天,我在家中打扫卫生,收拾出一捆旧书报。当我走到废品站时,忽然发现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排在那儿。我的脸倏地红了,红到脖子根。我慌慌张张地往回跑,从此再也不干这种事情——宁可废书报扔掉或者点火。这时候,我总觉得杨老师在盯视着……

火车将田野、村庄、城市甩过去了。可是眼前,并不是我记忆中的火车站。陌生的站前广场,陌生的柏油马路和公共汽车。我记得,从车站到城里,还要走好长的路。记忆中的小镇是宁静的,现在却显得很热闹。城市扩大了,新的楼房和旧的住房挤在一起,商店紧挨着商店。车站四周,到处是叫卖声——从茶摊发出的,从水果摊发出的,从杂货摊发出的。没走几步,我就发现了久违了的、小时候非常爱吃的“凉糕”。这种糕,类似北



京的艾窝窝,但滋味却比艾窝窝好。旁边还有卖“缸炉火烧”的,夹肉,夹葱花,烤得又酥又脆,也是我自从离开这里再也没吃过的。我正想买来尝,忽见走过来一个年轻人。

“您……找旅店吗?上我们那去吧。我们那干净、卫生,条件不错。”

这个旅店招徕员大约二十六七岁,身穿白的确良衬衫,文质彬彬,没有油滑的样子,显得谦恭、有礼,甚至有些腼腆。我陡然产生一种好感,点头说:

“好。就住你们店。”

他见我点了头,忙接手提包,那股勤的样子,使我有
点过意不去。还有一位年轻姑娘和他同店,他们招徕了
四、五个旅客,一起登上公共汽车。小伙子自我介绍姓
张,姑娘姓王。他听说我来自大城市,肃然起敬,又听说
我是当教师的,眼里竟放出几分光彩。他不住地打听教
学情况、教师待遇,甚至和我探讨起学生的教育问题。
刚开始,我有些奇怪——一个旅店服务员,干嘛对教
育如此感兴趣?但我马上就明白了,原来,他和那姑娘
也都是教师。放暑假,校舍空起来,便开办临时旅店。
教师的一部分“勤工俭学”的学生当服务员,被褥、床板



由学校 and 教职员工出,按天算“租赁费”。一听这些,我那良好的情绪被破坏了。他哪里知道,我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不远千里而来的呀!这些年,到处都在经商。学生毕业,少数人去了国营大厂,更多的则是进了商店和五花八门的公司,有的还当了“个体户”。不知为什么,我总觉得有点遗憾,进工厂当然不错,到农村也多有先例,可是经商……不管怎么说,我都觉得那不是正经工作。干几年,老实孩子也得学个油头滑脑。总之一句话,干商业的,没多大前途,没多大出息!我看不惯我所在的学校搞的那个“学生服务部”,卖书、卖本、卖铅笔,临到夏天还卖什么冰棍!名义好听,还不是经商赚点可怜的钱嘛!且不说学校是什么地方,弄不好,潜移默化,学生长大了都要做买卖去了……唉,没想到,一下火车就如此扫兴!

“学校当旅店,学生怎么到校活动?”

“学校大,只腾出一部分教室。”

“老师呢?给学生留了暑期作业,自己就不备课、进修了?”

“这……”年轻人支支吾吾,想了一下才说:“听说,许多大地方都这样。”



听到他的回答。我简直火冒三丈。但我毕竟是“旅客，动了动嘴，话没说出来，只好强压下无名火气。年轻人已经感到了我的表情变化，兴奋的神色消失了。默默地站在车上。不再说话。

“张老师，您出门了？从北京来？还是去了上海？”

突然钻出来一个胸前飘着红领巾的孩子——圆圆的眼睛，红扑扑的小脸蛋，十分天真、可爱。“张老师”猛地发现他，脸腾地红了，点点头，哼了一句谁都听不懂的话。算是回答。看他那尴尬的神态，我想笑。也想哭。假如这个红领巾知道自已的老师为了多挣几块钱而到车站接客人，会怎么想？纯真的心灵上，会不会蒙上一层阴影？刹那间，想笑的心理一扫而空。我觉得，面前的这个孩子，就是我的学生，我只感到惭愧，甚至涌起了“负罪”的感觉。幸好那学生坐了两站就下车去了，否则我会觉得如坐针毡了。可是，什么时候又挤过来几个孩子，像小鸟似的，他们在嘀咕着什么：

“我们院的小明，初中毕业就跟他爸爸跑买卖去了。”

“他爸爸不是在工厂吗？”

“辞职了。小明说。他将来要当大公司经理。”

“吹牛吧！”



“真的……赶明儿我也不上了。”

我的脑袋嗡嗡直响。这些孩子……不好好上学，他们羡慕的是什么？

到站了，该下车了。我提起手提包，跌跌撞撞地往下走。

“来，我帮您提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

左拐右拐，唉，这不是南街吗？我放慢脚步，终于发现了奥秘——我将要投宿的旅店，竟是我的母校！开玩笑，生活开了一个大玩笑！“南街”的路牌改成了“胜利街”，可那古旧的式样并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风雨的剥蚀，使它两旁的房屋、墙体显得有些苍老了，和不远处新建的大楼成明显的对比。我的脚机械地移动着，那种对于故土的怀恋和亲切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越走近母校，越感到恐惧，好像有一种危险的预感在等待着我。

直到走进旅店——母校，我才明白自己预感的是什么，恐惧的是什么。柜台上的那位登记账卡的老太太似乎有点面熟。齐耳短发，短发已经有些花白了……清癯、文静，但身上穿的却不是那洗得发白的蓝制服……她是——是她……？我不敢想，更不敢上前。趁别人忙



着办住宿手续,我悄悄地溜出来,溜到胡同巷口。我好像做了一个梦,好像受到一次骗,只感到朦胧,委屈,麻木,甚至愤怒。心窝里翻倒了五味瓶: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,一古脑涌上来。我漫无目标地在街巷里走着,心思很乱,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下意识的反应是重新登上汽车,返回火车站。然后坐上返程火车,让汽笛一声,把混乱的思绪丢在脑后……

“哎,你报哪了?”

“我报的商学院。你呢?”

“中国人民大学,经济管理系。”

“嗨!全想经商搞经济啊!”

“这是热门……据说,这方面的大学毕业生,有多少要多少……”

两个学生模样的在我身边走过。听话碴,是应届高中毕业生。他们的话,对我不能没有用刺激——难道我落伍了?

我不自觉地回头向学校的方向望去——啊,母校,我的启蒙老师!我忽然觉得,我不该来,让那遥远而又美好的记忆留在心中,该是多好呀!



朋 友



近些年,拜年的风气很盛。逢年过节,走亲访友,几乎是家家例行的公事。李明昌也不例外。按照老习惯——虽然李明昌年纪不算大,三十刚出头,可他也学会了按老习惯、老规矩办事——大年初一不出门,初二拜年。这一天,他从早八点出门,到晚九点进家;其间十三个小时,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十五六家,平均在每家逗留不到一个小时。当然,平均是不可能的,因此,他一路走,一路盘算:要是某个被拜访者不在家才好呢!过后见面或通电话,他可以这么说:“初二去看你,你没在家。”这样,礼到了,时间也省了。可是,世上的事没有那么如愿的,他想照个面就走的,偏偏在家,他想多聊会儿的,又正好出门。但不管怎么说,叔叔家、姑妈家、姨妈家,还有上级领导——车间主任、副主任、班组长、副组长及走得近、合得来的同事,他都走到了。直到晚



上,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进家门,砸在沙发椅上,喝一口凉茶,点上一根烟,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叹气有叹气的原因。这几年,李明昌常为时间不够用叹息。一个“忙”字,使他头昏脑涨,以至使他自己制定的“宏伟计划”不能兑现。比如他想学“英语九百句”,想参加“电大”,想试笔写小说、写剧本,只是由于“忙”,便都停留在“幻想”之中。忙——是忙,这怪得了他吗?如果有个“内部电影”,能不看吗?赶上外国足球队来访,能错过机会吗?中国女排夺魁之战,弃之实在可惜——谁不爱国呢?自己国家的球队在世界上扬眉吐气,不睹不快!另外,电视节目实在是不像话,一会儿《加里森赶死队》,一会儿《敌营十八年》,紧接着就是《大卫·抖波菲尔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武松》、《姿三四郎》、《秦王李世民》……唉!没完没了,令人眼花缭乱。此外,还有补发工资后的攒钱下饭馆,做大衣柜、绑沙发、逛农贸市场、参加展销会……有时候,李明昌真羡慕孙悟空的分身法。可是他是凡人,分不得身,只好对“忙”兴叹。

大年初二,忙了一整天,实在是乏了、困了,他想睡觉。突然,他“啊呀”一声,想起一个非看不可的老朋友



——郭建华。不是人常说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嘛！郭建华就是他的知己之交。这样的朋友，怎能连过节都不去看一趟呢？于是，他从沙发椅上站起来。虽然他连连地打了几个哈欠，他还是要出门。猛然间，他发现桌上的闹钟，时针已指在九点四十处。他浑身发软，重新坐下，想第二天一早再去。可又一想，不妥——初三拜最要好的朋友，不够意思，朋友之间就显得远了。他咬了咬牙，决定立即就去。再一转念，他想起三十晚上，他在郭建华家熬了一夜，不去也罢，可是——三十是去年，初二才是今年，新春不拜，还待何时？想到这儿，他再犹豫，匆匆穿上大衣，蹬车疾驶而去。

郭建华的确是李明昌的知己和“患难之交”。他俩年龄相仿，模样却不一样。一个矮矮胖胖，一个高高瘦瘦，站在一起，像一对相声演员。矮胖的李明昌活泼好动，瘦高的郭建华喜静好宁。但相反相成，俩人竟走到了一块儿。

那年月，既没有李谷一和苏小明，也没有《叶塞尼亚》和《喜盈门》，甚至连我们的骄傲——乒乓球赛也看不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都难免会涌出几分寂寞感——特别是十八九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啊！没有朋友